

唯有愛：匯聚前行的力量 and 希望

青年
讀書
薈

《愛的川流不息》是茅盾文學獎得主張煒的一部小說新作，最初發表於二〇二〇年的《十月》文學月刊。記得第一次讀它，我一度疑心編輯錯置了欄目——這部小說像極了長篇紀實散文：清新，唯美，詩性。以家中養育寵物貓「融融」的故事為主線，用六萬多字的篇幅，追憶了童年時代在鄉下飼養小貓胡、家犬「小花虎」、野狗「小來」等種種故事，字裏行間滿是人與動物之間的深情與愛意，展現了作者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和深厚闊達的人文精神。而在剛剛過去的四月，同題小說經作者修訂後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再次引發文學界關注。

趙陽

我認為，《愛的川流不息》是一部用浪漫主義筆法表達現實哲思的佳作，它的深刻和厚重在於：沒有止步於人與動物之間泛泛的愛、單純的愛，而是將這種愛納入了六十餘年的社會發展和人生旅程，從一個細小的角度，寫出了具有獨到哲思的深刻意義，既引人入勝又啟人思索。至少，它讓我深刻反省三個問題：

一是在人類和自然的相處之中，如何最大程度的避免功利主義。

融融是在「南方機場停留一夜」、歷經疲憊長途旅行才到作者家裏的一隻短腳貓。作者用了很長的篇幅描寫了融融到來前全家人複雜的心態：擔心融融不適應新環境、破壞家中衛生；憂慮融融在今後的相處中會變相邀寵破壞家中和諧。

小說將人的種種擔心歸結於「強調自我意識」和「自我保護」，然後又用融融「很快適應新環境」說明一隻沒有功利思想的貓，因為單純的愛獲得了最

完美的融入並開啟了新的人生，這是對人類的功利主義思維最大的反諷。小說中其他動物的故事和經歷雖與融融並不相同，但都側重於「少些功利」「放下自我」方能達到和諧相處、平等共生的目的這一主題。

唯有愛能讓人們團結起來

二是在漫長的人生旅程之中，如何正確處理性善與性惡的交織與糾葛。

作者用小貓胡、小花虎、小來與家人相伴相生的經歷，除了證明不論是人是動物，「性本善」才是真正的天性，更用詩性的文字，寫出了當「性善」遇到「性惡」時，「善」的力量是溫和但又終極的，它讓人相信：不論遭遇怎樣的陰霾與不幸，只要心存善念，就終將獲得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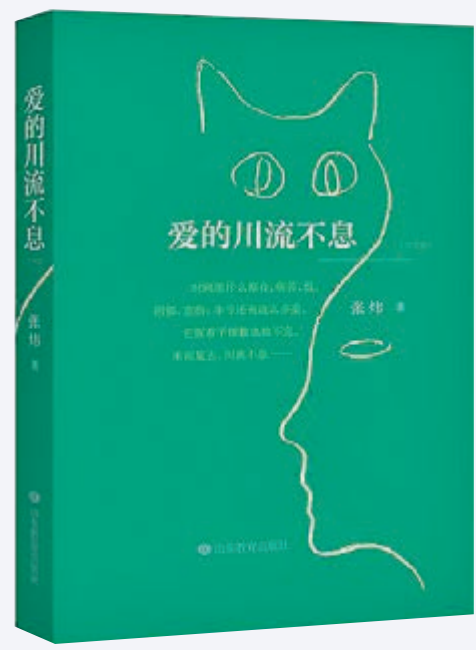
作者的童年是苦澀的，父親作為一個被勞動改造的對象，全家人不但生活困頓，更讓幼小的他目睹了人心在特殊年代裏「極惡」的一面。但動物身上流淌出來的那種天然的清新和性善的美好，給了一家人活下去的莫大勇氣和希

望。這使得作者在若干年後，與融融相對時，始終帶著「善念」與溫暖，以至於字裏行間閃動的人性光輝，超越了物種和時代、突破了自我，深深打動讀者。

三是在時代前行的進程裏，如何更好地建設我們的家園。

小說有一個情節十分經典：「外祖母讓『我』扳著手指數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可恨的東西：下令殺狗的人，伏擊外祖父的人，毒蜘蛛，打死許多動物的獵人。但『我』數着數着卻發現，『可愛的東西』更是多到數不過來：小葡萄園的老人，野兔，刺蝟，大片菊花，馬蘭草。這正如外祖母所說，『愛永遠比恨多』。」

我想，香港在過去的兩年裏，經歷了社會風波，經歷了疫情侵襲，不同階層、不同陣營，在由亂向治的進程裏，應該用「愛」凝聚前行的力量和希望。這個愛，應該是大家希望香港的明天會更好的「心中大愛」，也唯有愛，才能最大程度的讓人們團結起來，放下自我，有勇氣去擁抱充滿希望的未來。



▲《愛的川流不息》利用浪漫主義筆法表達現實哲思，寫出了具有獨到哲思的深刻意義，既引人入勝又啟人思索。

春花秋月何時了

王鶴

《長恨歌》所描繪的那個富麗而又頹敗的城市，有一種絲綢的質感。絲綢就是這樣一種獨特的東西，新鮮的時候固然明媚，但那份光澤是圓融、收斂的；褪色了卻也有褪色的淡然、篤定，因為好歹是有幾絲底氣作支撐的。

其實，《長恨歌》本身也有類似的特徵。回想當年，跟許多人一樣也是手不釋卷一口氣讀完。現在再去翻它，發現好多情節甚至某些人物已經淡忘，但那個美人王綺瑤跌宕起伏、讓人欲說還休的身世，滋養她也磨蝕她的城市，卻在記憶中印痕至深。最難以消散的，還是瀰漫其間的蒼涼：王綺瑤是零落了，那個千嬌百媚的舊上海也杳然了。王綺瑤是一朵早開的花，明妍嬌弱，本該佔盡風光，卻又只能寂寞無主地開放着，也凋謝着；上海就不用說了，多少人沉浸在那段依稀彷彿的海上繁華夢中，難以自拔。

說起來傷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王安憶在文字裏流露的情緒既是傷懷、沉浸的，又是有間離效果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些冷暖膠着的文字指向舊人舊事，更指向流逝本身。

從前選美的三小姐1949年以後隱居陋巷，她依然是那裏的一道耀眼風景。光陰流轉，所有「愛不欲生和痛不欲生」的往事都沉澱了，世界又翻新了，在追逐時尚的後生們飢不擇食的脚步中，王綺瑤照舊精緻矜持、不失風韻。當民國結束，新時代來臨時她還不到20歲，但她在關鍵時刻，精神氣都被攝走了，或者說是濃縮、凝固了。所以，後面的幾十年固然漫長，但王綺瑤終究是個舊人。王綺瑤是上海女人的代表，風情萬種卻不事喧嘩，堅韌頑強又圓融機智。她們與浪漫無緣，卻是有分寸、有擔待的。

王綺瑤身邊那些過客，來去匆忙，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最終她卻依然形隻影單。王綺瑤有些像算盤上的軸，串聯起自己庸常無奈的日子，與一個城市紮週周折的歷史。當然不

是浮在潮頭浪尖的歷史，但小人物掩藏在時代洪流背後的隨波逐流，又何嘗不叫人揪心和感嘆。

《長恨歌》也寫舊上海的排場和考究，但王安憶深知，上海畢竟是「東方巴黎」而不是巴黎，這個城市的肌理，是那些隱藏在大街後的縱橫交錯的弄堂，以及弄堂裏或殷實或局促的門戶。所以她也寫僻街小巷：弄堂裏有亭子間、有閘閘、有廚房，還有揮之不去的油煙，這才是可以觸摸的柴米油鹽。這些家常場景並未讓上海的華美褪去，卻增添了它的人情味和真切感。

王綺瑤後來居住的平安里，就是這種人間煙火的所在，嘈雜的布局，混合的氣息裏，隱藏着許多錦衣繡戶的碎片和不可言說的秘密。最後，當時髦又成為時髦，王綺瑤卻深諳，那些霓虹閃爍、香霧迷離的景象，「是從三十年前照搬過來的，只是蒙了三十年的灰垢，有些暗淡了」。這就是懷舊本身的悵然，昨日無法重現。

由蒙昧走向光明

劉潔

《山芽兒》是一部具有濃郁地域特色與民族風情的兒童小說，以孤懸在幾千米高的「懸崖村」阿土村為背景，勾勒了彝族山村濃郁的田園畫卷，讚美了彝族百姓努力自強，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故事。

作品圍繞一個彝族村落鋪展故事，從飲食習慣、節慶風俗等方面全方面展現了彝族風情，特別是描繪到了阿土村村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彝繡的傳承與創新，使小說富有濃厚的民俗文化氣息，體現了小說的審美及認識價值。

彝族、龍樹、天梯上的村莊等諸多雲南元素，被作者通過一個叫做依呷的彝族小女孩的眼睛巧妙地串在一起。故事的發生地阿土村，幾百年來和外界聯繫的唯一通道就是老祖宗留下來的藤梯，它是老祖宗留給阿土村的財富，也是老祖宗智慧的結晶。但是，它同時也限制了阿土村人的生活質量和對外的交往，阿土村的人從一出生就必須與惡劣自然環境進行搏鬥，才能取得活下去的資源，這也是他們一度的一生追求。

從這個角度看，《山芽兒》的底色是灰色的，類似於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但是它比《老人與海》更加豐滿和令人欣喜，因為它的結局是光明的。

《山芽兒》裏的彝族人，不僅需要和自然進行抗爭，還需要與自己的內心抗爭，走向山外的世界，面對不同於自己的山外人。阿土村裏暗含的抗爭，就是原始宗教和早已沒落的宗法制度，老畢摩和龍樹是它們的化身，它們就像是俄狄浦斯的父親，為彝族人提供了最開始的保護和智慧的來源，但是因為它們本身又是違背科學和理性的產物，所以同時也就成了彝族人發展的障礙，阿嘎的娘就是被宗法制度裹挾着，要一個兒子，卻生了一個又一個女兒，最後死在了生兒子難產的災難中。

回顧人類歷史，無一不是在與自然、宗教、人的搏鬥中不斷成長的，獲得人之道、天之道、天人之道理，由蒙昧走向光明，走向現代。《山芽兒》幾乎就是人類成長史的一個縮影，它儘管是一部兒童文學作品，卻蘊含着深刻的哲理，給人以啟迪。

在作品的最後，阿土村的人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架起了鋼梯，使阿土村通往外面的世界變得簡單一些，而依呷和繼母布喜也實現了真正的彼此接納，這是本書的一個亮點，它顯得彌足珍貴，它不僅確立了本書最終的基調是希望，而且預示了人類最終的命運和前途是具有無限希望的。

給非洲的情書

丁香

柏瑞爾·馬卡姆1902年生於英國，4歲時隨父親來到肯尼亞。父親在一片叢林、灌木裏開闢農場並在此經營，她則完全像個野孩子般長大。18歲那年，柏瑞爾成為非洲首位取得賽馬訓練師執照的女性，1931年她又成為非洲第一位職業女飛行員，開始駕駛小型飛機在東非運送郵件、乘客，為狩獵隊伍運送補給品，在空中搜尋大象蹤跡。她之所以值得矚目，是因為她在這兩個必須擁有勇氣、力量、理智的領域，都成為頂尖高手——柏瑞爾是肯尼亞歷史上最優秀的賽馬訓練師；1936年，她歷時20餘小時從英國飛往北美，成為第一位單人駕機由東向西飛越大西洋的飛行員。

柏瑞爾·馬卡姆的《夜航西飛》擷取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令她目眩神迷的非洲記憶：騎馬或駕機在莽原與天空恣意穿梭；與勇猛頑強的獵犬布勒生死與共；跟聰明或強悍的大象、獅子等野獸交鋒、周旋；與當地居民的深厚感情；東非大地不可思議的複雜與美麗……非洲的狂野與舒緩、神秘與深沉，像正午陽光般的熱烈、蓬勃、乾爽、快意，正需要像她這樣從小浸淫其間、相對於土著居民又帶有異質文明背景的人，才能如此飽含熱愛並饒有興致地講述。

著名飛行員湯姆·布萊克是她的飛行老師，法國飛行員、《小王子》、《夜航》的作者聖艾舒比尼鼓勵她寫下自己的精彩，《走出非洲》的傳奇人物布里克森男爵和丹尼斯·芬奇·哈頓曾先後與她共事，兩人都是魅力與才智超群、名聲如雷貫耳的「白人獵手」，她也給邱吉爾擔任過獵象嚮導……

我們從作家瑪莎·蓋爾霍恩（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給該書寫的序言和譯者陶立夏的後記中得知：柏瑞爾結過三次婚，擅長駕駛男人如同駕駛賽馬，一生有無數風流韻事。她40年代初結識第三任丈夫、荷里活影子寫手拉烏爾·舒馬赫，後者促成了《夜航西飛》的完成並為她潤色文字，該書於1942年初版於美國。1950年，柏瑞爾與丈夫分道揚鑣，返回肯尼亞首都內羅畢，重操舊業，去世前仍在訓練賽馬。1986年底，也就是柏瑞爾在內羅畢郊外去世後4個月，《夜航西飛》成為《紐約時報》排行榜的冠軍。

瑪莎·蓋爾霍恩認定，《夜航西飛》應該獲得與卡倫·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比肩的地位。「兩本書都是寫給非洲的情書，她們的非洲，並不互為敵手，而是互為補充。」



▲柏瑞爾·馬卡姆是一位傳奇人物，她是非洲首位取得賽馬訓練師執照的女性，也是非洲第一位職業女飛行員，更是一位作家。

海明威1942年寫給文學編輯馬克斯威爾·帕金斯的信裏說起柏瑞爾：「在非洲時我和她很熟，從不懷疑她有朝一日會在記錄飛行日誌之外，拿起筆寫寫別的。如今所見，她寫得很好，精彩至極，讓我愧為作家。我感覺自己只是個處理詞語的木匠，將工作所得拼裝到一起，有時略有所成……由於我彼時正在非洲，所以書中涉及的人物故事都是真實的……它真的棒極了。」

《夜航西飛》寫得確實棒，遣詞造句精準、洗練，敘述口吻靈動、幽默，像賽馬那樣刺激、富於感染力，像飛翔一樣充滿懸念、誘惑。

讀俞平伯詩集《憶》

黃可

如果說，我國第一部白話新詩集是一九二〇年出版的胡適的《嘗試集》，那麼我國第一部描寫兒童生活的新詩集就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北京樸社出版的俞平伯的《憶》。

《憶》首先給人一個鮮明的印象，是裝幀別致：用比通常的小三十二開本還小的開本，裝線形式，書的右側上下各四分之一的部位，穿着兩股咖啡色絲線，打成蝴蝶結；封面和封底是用銀灰色白灰斑紋的雙層白棉紙；封面的右上方，用毛筆以褐紅色寫有篆體字《憶》的書名；封面左邊部位的裝飾畫，是用毛筆以褐紅色勾勒的一個大花瓶和一隻三角香爐，花瓶中插着一枝木本花，藝術效果樸茂、文靜、典雅。

整本詩集收錄的三十六首詩，以及豐子愷先生的十八幅插圖、朱自清先生寫的《跋》，都是用玻璃板按手跡影印在宣紙上，能一目了然地領略到俞平伯的字跡、豐子愷的畫跡和朱自清的字跡不同風采。

在《憶》的總標題下，一頁一頁，俞平伯寫了三十六首回憶他童年時代與

姊姊相處的美好日子的詩。每一首詩，都以童心濃郁的感情和想像力，書寫作者的童年時代與姊姊相處的那種天真爛漫、難忘難捨的生活，讀來感人至深。

如詩《第二十》云：「門前軟軟的綠草地上，時有叫賣者來。桂花白糖粥！聲音是白而甜的。酒釀——酒！聲音是微酸而澀的……」讀着這首詩，又彷彿同詩中的主人公一起，分享着桂花白糖粥和酒釀的美味；也不由得展開想像的翅膀，回想到孩提時，遇到糖粥擔兒和酒釀擔兒的叫賣聲，就嘴裏發饞，甚至口水直流的情景。而豐子愷的「神來之筆」的漫畫插圖，把糖粥擔兒賣者的叫賣聲特別加以強調的描寫，更加濃了詩的意境的魅力。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儘管有的童年是幸福的，有的童年是苦澀的，然而就童心本身來說都是純潔可愛的，都有值得懷念的地方。正是這樣，俞平伯先生寫在百年前的這本詩集《憶》，今天讀來依然感到非常親切，活像就在昨天發生的事，使人從中獲得回味不盡的美的享受。